

TIME
LIFE

HISTORY OF THE WORLD

美国

时代生活公司

授权出版

人类文明史图鉴

革命之风

公元1700年—1800年

俄国的西化 / 普鲁士的崛起 / 太平洋探险 / 美国独立战争 / 法国大革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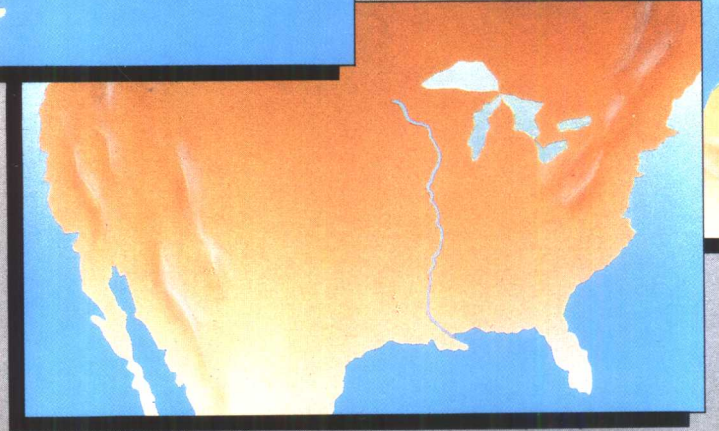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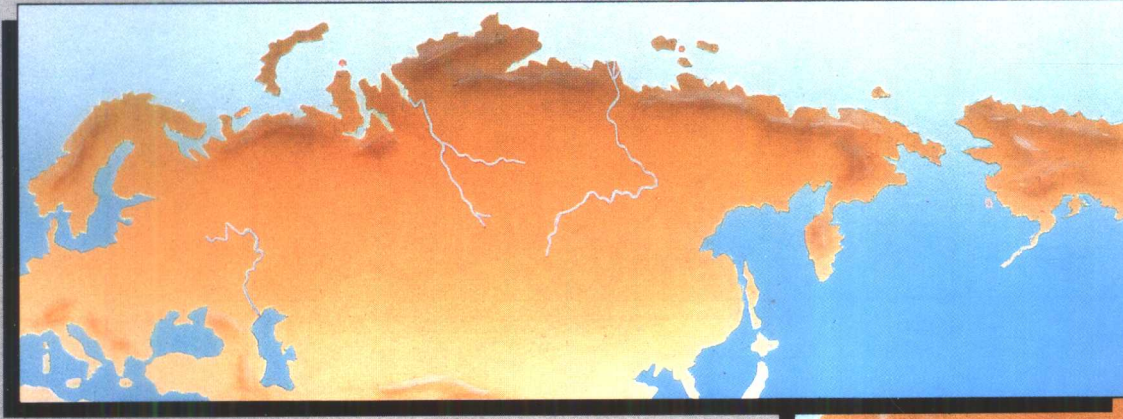


人类文明史图鉴

革命之风

公元 1700 年 — 1800 年

俄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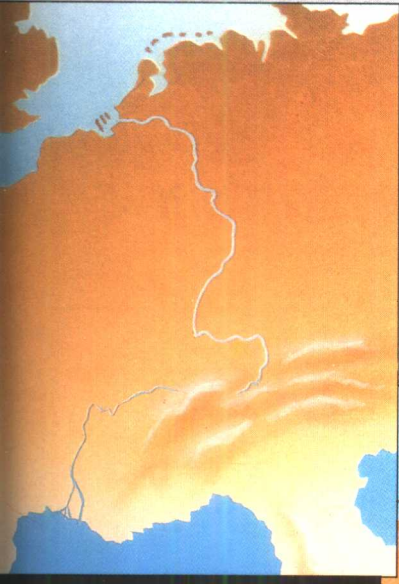


北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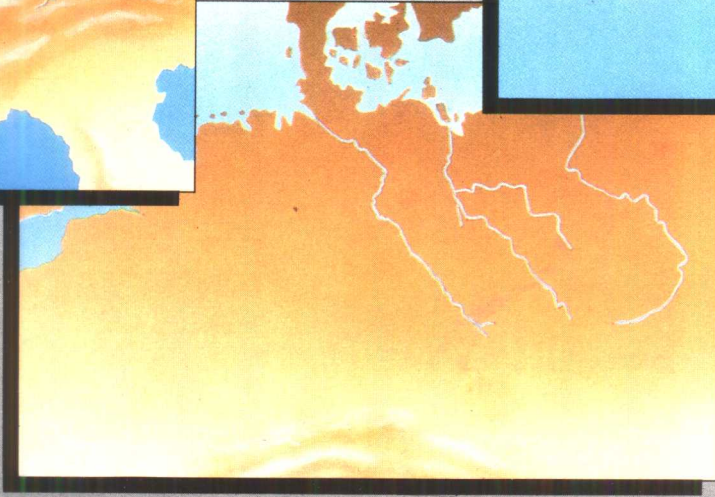


公元 1700 年—1800 年

法国



太平洋



普鲁士



人类文明史图鉴

革命之风

公元 1700 年 — 1800 年

吉林人民出版社
吉林美术出版社

时代生活出版公司

欧洲部编辑:埃伦·菲利普
策划部主任:埃德·斯凯纳尔
编辑资料部主任:萨曼塔·希尔
副主编:伊尔斯·格雷

时代生活人类文明史图鉴

丛书编辑:托尼·阿伦

《革命之风》编务

编辑:克里斯·米德尔顿
策划:里恩·布朗
研究人员:卡罗琳·史密斯,路易丝·塔克
审稿:弗朗西斯·威拉德
策划助理:雷切尔·吉布森
编辑助理:莫利·萨瑟兰

图片部:

图片管理:阿曼达·辛德利
图片统筹:佐薇·斯潘塞

编辑制作:

主任:萨曼塔·希尔
程序统筹:埃玛·维伊斯
编辑部:约翰·特里萨,黛博拉·莱利奥特

本卷顾问

概论:

杰弗里·帕克,美国伊利诺斯州厄巴纳—
香彭伊利诺斯大学历史学教授。
克里斯托夫·贝利,英国剑桥大学圣凯瑟
琳学院当代印度史高级讲师。

俄国:

安东尼·G·克罗斯,剑桥大学斯拉夫研究
系教授。

普鲁士:

H·M·斯科特,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近
代史讲师。

太平洋:

格林·威廉姆斯,伦敦大学近代史教授。

北美:

休·布罗根,埃塞克斯大学历史学讲师。

法国:

科林·卢卡斯,牛津大学研究员。

特约撰稿人:

詹姆斯·钱伯斯,约翰·科特雷尔,埃伦·
盖德福,艾伦·洛西恩(文献),巴巴拉·希
克斯(研究)

联系人:

伊丽莎白·克雷默—塞福(波恩),克里斯
蒂娜·利伯曼(纽约),玛丽亚·文森泽·
阿洛伊斯(巴黎),安·纳汤森(罗马)

下列人员也提供了有益的帮助:

安吉·莱莫(波恩)
安·怀斯(罗马)

中文译者:

刘大平 王朝晖

责任编辑:

王海利

目录

短论:理性的时代 8

1 俄国的西化 15

短论:出国考察 37

2 普鲁士的崛起 49

3 太平洋探险 71

4 美国独立战争 97

短论:最残酷的贸易 122

5 法国大革命 1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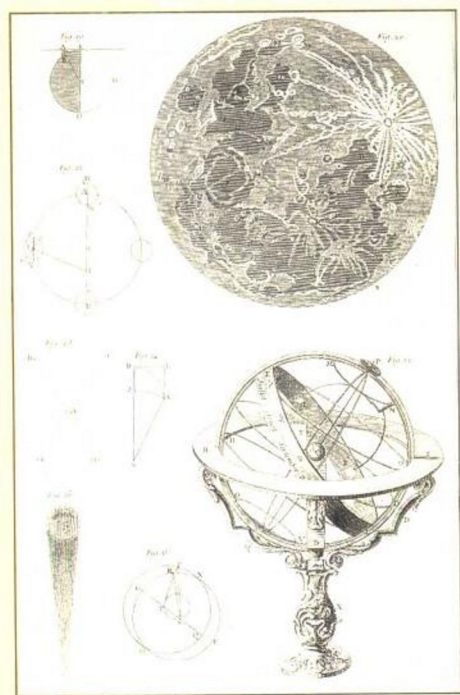
短论:工业的黎明 161

大事年表 168

索引 170

参考文献 173

理性的时代



天文学

从欧洲的一端到另一端，赞美 18 世纪的颂歌充斥着—一个简单但却危险的词汇“为什么”。在这一时期，古老而受到敬仰的无可置疑的事物通通土崩瓦解：关于国王的权威、宇宙的结构以及上帝的真实存在的传统假说全都受到怀疑。这一时代的思想家们任由自己去怀疑一切；在人类理性的敏锐见解指引下对所有观念进行的详尽研究，代替了对宗教、政治和社会权威盲目绝对服从的古老习惯。哲学家们感到振奋，他们认为自己处于一个深刻且加速变化的时代。当时的德意志人称这个时代的变革为启蒙运动，对此几乎没有一人提出异议。

“要敢于认知！”德意志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表达了这个时代的精神，他指出“要有

勇气去发挥你的聪明才智。”

在不列颠、法国、意大利、瑞士、荷兰和德意志各邦国，在波兰、俄罗斯甚至在遥远的美洲殖民地，作家和学者们接受了挑战。但是这种理性的骚动并未局限于文人之中，很快它就走出了象牙塔。由于人们以新的方式看待世界，从而使他们开始大胆地改造这个世界：到这个世纪末，一个美利坚合众国将在革命的阵痛之中诞生，在法国戴王冠的头颅将滚落入尘埃，君主政体将要垮台。

播下这些变革种子的思想家们具有不同的背景和传统。哲学家大卫·休谟出身于苏格兰长老会派家庭，他在斯巴达式的艰苦磨练中成长起来；而作为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的孟德斯鸠男爵，则是一个日益颓废的法国贵族家庭的后裔；孟德斯鸠的同胞伏尔泰——诗人、博学家和当时最主要的政论作家，他出身于资产阶级；卢梭可能是所有时代的社会空想家中最有影响的一位，但他是一位钟表匠的儿子；德·贝克尔侯爵则是一位意大利法理学家，他在法律传统方面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这些思想家们从不局限其兴趣。没有人在意艺术和科学之间的界限。不论是植物和动物物种的分类、天体的运动、美的定义和剧本创作的技术细节，还是人脑的活动、历史的意义、财富的创造和君主的职责及平民的权利，对这些领域他们都给予了同等的考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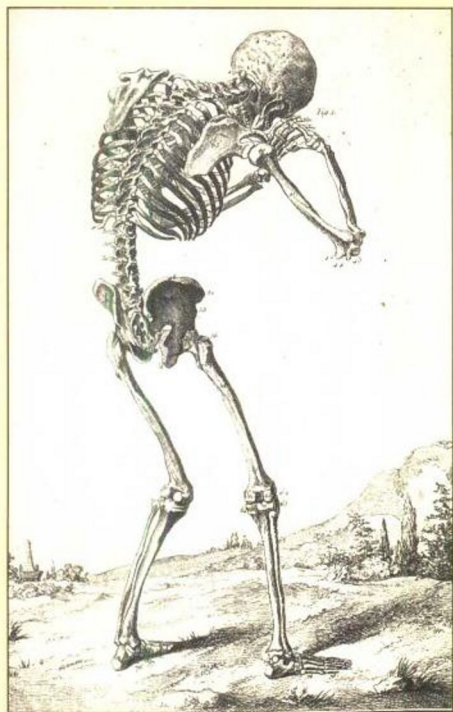
在法国，启蒙运动达到了顶点，倡导者们以哲学家著称，哲学家一词来源于希腊的“智慧之友”。但是，无论他们在哪里工作，无论他们选择什么研究领域，无论他们怎样激烈地争论彼此的结论，启蒙运动的参加者们都致力于对真理和知性（即理性之对）的探索之

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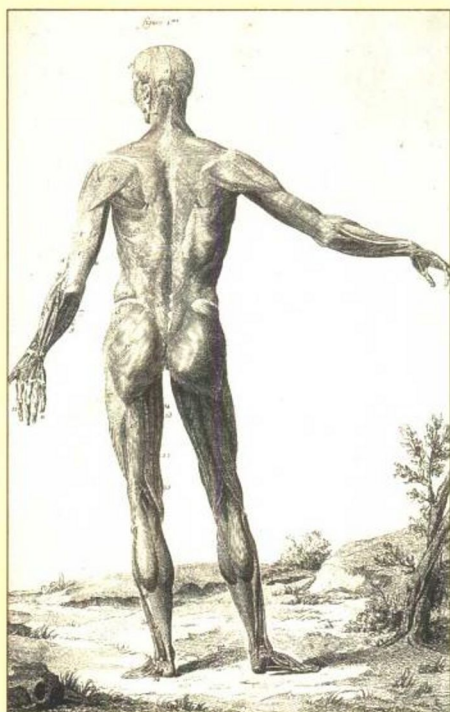
他们继承了 300 年来人类为开阔知识眼界而付出的努力。在 15 和 16 世纪，文艺复兴运动的参加者们已经重新认识了古希腊和古罗马灿烂的古典文化：他们吸收了亚里士多德关于修辞学、诗学和哲学的论述，同时他们理解了柏拉图提出的逻辑体系——一种单纯运用理性来检验想法的渐进方法。

这种调查精神的传播，导致了对基督教的重新评价。在 16 世纪，新教改革家们从天主教会分离出来，并在准确翻译《圣经》原文的基础上确立了正统宗教的新形式。与此同时，哥白尼等思想家们对宇宙和地球关系方面的古老观念提出挑战，他们认为地球不是上帝所创宇宙的中心，而且地球还围绕着太阳转。这一学说对基督教徒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

17 世纪的思想家们把自己的思想建立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之上。哲学家们如英国的弗朗西斯·培根和法国的笛卡尔，他们试图设计新的思考模式。在这些新的思考模式中任何事物都不归功于神学教条或公认的哲学理论，这些思考模式纯粹是依据理性和逻辑性来塑造的。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在哥白尼的成果基础之上，向大约 1500 年前由托勒密制定的天文学传统定律提出挑战，同时他提出数学定律也许在宇宙的运行中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教皇对这些理论的含义感到恐慌，于是他下令以异端罪审判伽利略：这位天文学家在软禁中度过他生命中的最后 8 年岁月。但是到 1665 年，英国学术界的观点却转变了，此时微积分的发明者年轻的艾萨克·牛顿，依靠辛勤的观察和丰富的学识证明了太阳系是由万有引力定律支配的。他的



骨骼解剖学



肌肉解剖学

地上的故事带回国内，而这些故事听来令人十分不安。在那里，男人们和女人们崇拜同基督教完全不相关的神，而且他们的生命未受到洗礼的祝福，然而他们却具备了每一种美德和优点。中国虽然对人们的行为举止有刻板的规定，但是其高度发展的社会具有特殊的魅力。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就曾建议，中国应当派遣传教士到西方，从而开化笃信基督教的西方社会。

当时大多数欧洲人每日为生存而苦苦挣扎，所以他们很少留意这种理性的剧变。而且他们保持自己原有的信仰，或者至少是不对其提出质疑。但是思想界的人士则不然，如伏尔泰就感到他们需要一种新的宗教观来适应自己已经变化的观念。然

而伏尔泰本人并未完全抛弃上帝的观念。他说：“如果没有上帝，那么也要创造一个。”但他并不认为教士、圣餐、礼拜仪式和各种《圣经》版本是必不可少的。

为了反映其正在改变的宇宙观，伏尔泰和同时代志趣相投的人信奉一种被其称为自然神论的宗教。他们相信，一个绝顶聪明和仁慈的造物主已经按照宇宙法则设计了这个世界，并且已经把天生的美德（而不是原罪）和理性的天赋赐予了世间的善男信女，使他们能够按照自己的选择来塑造命运。与此同时，每天都有新的科学发现在证实和扩展着宇宙的奇观，这无可争议地表明了该宗教的神圣性。自然神论在法国和英国的知识圈中赢得了许多信徒，而且

它的影响还远达大洋彼岸。北美殖民地的政治家和未来的美利坚合众国总统——托马斯·杰斐逊就宣称，自己信奉自然神论。

但是建立于理性基础上的宗教蕴含着这样一种危险，即创造出这一宗教的理性精神最终会毁灭这个宗教。当时一些思想家们喜欢把经验论者的推理当成最终结论。而苏格兰怀疑论者和作家戴维·休谟论证，由于人类感官易犯错误，所以不能保证牧师的认识是可靠的。德国激进的德·霍尔巴赫男爵则完全省却了上帝，他宣称宇宙仅仅是运动的物质，它同人们的命运是无关的。然而如果像德·霍尔巴赫男爵暗示的那样，对已经塑造人类的力量来说，人类并不重要；那么对哲学家来说，人类则是一个很具魅力的研究对象。哲学家们探究了诸如记忆和感官的作用、人类行为的原动力等问题。英国人约翰·洛克在其1690年出版的文章《关于人类认识》中记录了许多18世纪的论题。他认为人类的信仰和行为不是天生固有的，而是由外部刺激导致的，个体是他（她）所处环境的产物。

到18世纪中叶，英国医生戴维·哈特利试图揭示外部环境和心理之间的精确联系。他出版了一本标题冗长的巨著——《对人类及其心情、责任和期望的观察》，从而奠定了现代心理学的基石。他认为，外部刺激到达感官后会引起“振动”，之后这些“振动”经由神经系统到达大脑，在大脑它们被转化成思想。通过反复，大脑学会把思想和刺激联系起来。此时微小的刺激就能使精神反应同更复杂的感觉输入正常地联系起来。

这样的想法当时还未被证实，但是在哲学上它们有其直接的意义。如果人类的行为实际上是由感觉印象塑造的，那么适当应用刺激就能够塑造或改变人类的性格。于是人们把注意力转向了教育问题。

法国作家卢梭虽然把自己的五个孩子抛给政府抚养，但他本人却热情拥护用更开明的新方式教育孩子。在哲理小说《爱弥儿》中，他强调了自然发展的重要性。他排斥旧的教育方式，因为这种教育方式把孩子们当做小大人对待，迫使他们服从一套严厉的规章制度，并且把惩罚作为灌输知识的主要方式。针对这种情况，卢梭提出一种更仁慈的教育方式，从而更好地适应一个正在成长的孩子的需要。他力劝父母们委托一个敏感细心的家庭教师来引导孩子步入成年。理想上说这个教师应当是文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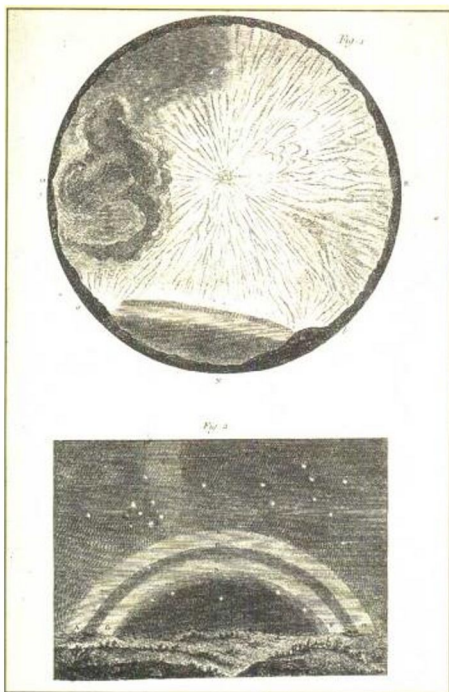
的典范，他应当同其年轻的学生一起退隐到某个有益健康的乡间隐居地，在那里，他应当教导其学生观察他们周围的大自然，然后再教他的学生学习阅读写作和其他实际技能。

孩子们不是那个时代的社会空想家们惟一关心的对象。在意大利，德·贝克福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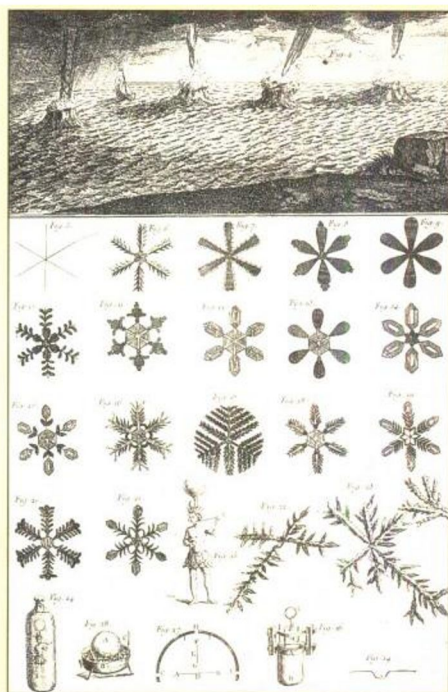
侯爵出版了一本有影响的著作。他在书中提议，应当教育罪犯洗心革面，而不应当使他们遭受法庭作出的野蛮惩处。在惩罚不可避免的地方，他建议判处的刑罚要与罪行相称。相比之下，在英国却曾有一些新奇的主意，譬如说如果一个男人偷窃了价值超过几便士的商品，那么就该绞死他。



室内装潢业



气象学：彩虹



气象学：暴风雪

这种对公正原则的兴趣已超出了纯理论的范畴。伏尔泰不倦地鞭笞社会不公正和类似的盲信。当其政敌在吉恩·卡勒斯案件中兴风作浪时，他竭力为吉恩——这个宗教偏执的牺牲品辩护。卡勒斯是一个新教徒，有人诬告他谋杀了亲生儿子，说卡勒斯的目的是防止这个年轻人皈依天主教。1762年，

卡勒斯被处以死刑。伏尔泰一再声明卡勒斯是无辜的，同时他还用其影响力去帮助死者的家庭，并且匆忙寄发了很多小册子和文章为卡勒斯申冤。经过三年斗争，判决终被撤销，卡勒斯被宣告无罪。

伏尔泰及其同伴详细阐述了建立一个更公正合理社会的构想，与此同时，其他思

思想家们则制定出一条沿着经济改革之路通往人类幸福的路线。在法国，弗朗索瓦·魁奈和一群自称为“重农主义者”的人，声称财富的创造过程受自然力量的控制。他们建议应当允许农产品和制造业产品自由流通，政府不要干预。

在英吉利海峡的对岸，苏格兰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详细阐述了这种理论。他解释，天命已经给人类提供了创造无限财富的必要资力，但是人们的自身利益不能与公共利益相冲突。在此前提下，天命为人类安排了各项事业，“每个人都尽力去发现其资质所能胜任的最有利工作。由于他选择的工作充分发挥了他的优势，所以这种选择必然十分有利于社会。”而那些推动英国早期产业革命的企业家们从斯密的理论中得到启示，从而振作起来：他们不会因追求最大利润而被拒于天国大门之外，而且如果政府不横加干预，那么他们还能公共利益作出更大贡献。

同时，启蒙运动哲学家们还密切地关注政府问题。特别是法国思想家们，他们不愿生活在一个国王握有绝对权力的王国中，他们提出了自己的政治处方。孟德斯鸠作为贵族阶层的一员，他拥护建立一个强有力的贵族政府，这个政府的制衡机制可以约束任何统治者的独裁倾向。伏尔泰不信任贵族政府的改良主义潜力，就如同他蔑视平民大众一样。虽然他坚定拥护君主制，但他指出王权应当接受开明顾问的文明影响。卢梭由于出身平民，所以他同现状没有任何利害关系，他拥护一种完全不同的政府形式。在1762年出版的《社会契约论》中，他表示赞成一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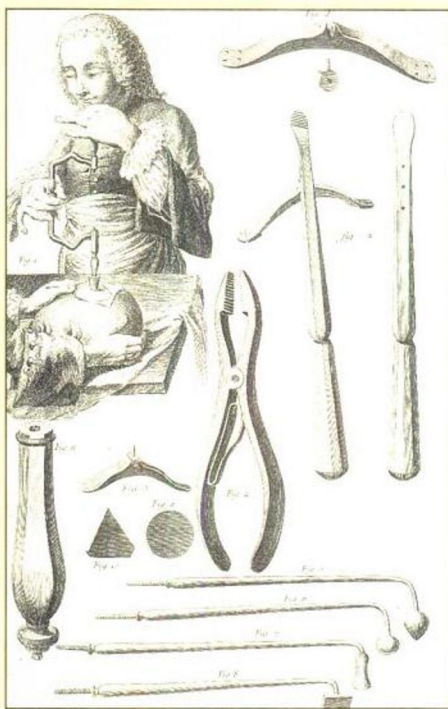
共和制政府。在这样的政府中，公民们的个人意志自由地服从于社会的总体意志，但是在制定支配其生活的法律时，公民们则可以保留发言权。

虽然欧洲的统治者几乎不可能赞同这样危险的共和主义观点，但是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受到启蒙思想的感染，并开始意识到其臣民由于纳税和服兵役从而有权得到一些回报。在普鲁士，腓特烈大帝是伏尔泰的仰慕者、艺术和科学学会的庇护人。他废除了严刑和书报审查制度，彻底检查了法律制度，并且倡导土地改革和产业革新。在相邻的奥地利，皇帝约瑟夫二世提倡宗教宽容，并试图废除农奴制。在俄国，沙皇彼得大帝努力把其广大而落后的王国拖出中世纪。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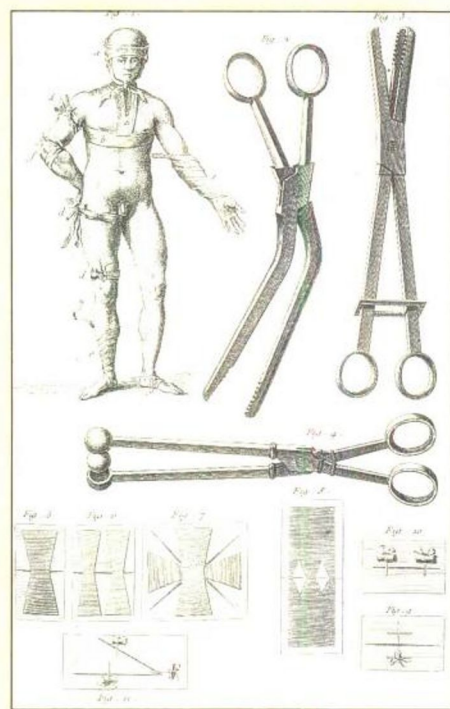
建立了一支强大的现代陆海军，并且建立了一套改良的官僚政治机构。他的后人——叶卡特琳娜大帝对现代化的任务寄予同样的热情。在启蒙思想的鼓舞下，她实行了一系列人道主义的改革，从而努力把俄罗斯改造成一个向前看的欧洲国家。

然而，任何一位君主的改革均未危及独裁统治的原则。腓特烈及其同伴充其量只是仁慈的专制君主。他们虽然或许能够同意进行一些零碎的改革，并且乐于被拥戴为“哲学家国王”。但是，他们在王国内坚决维护等级制度，同时实行铁腕统治，以保证王权永远处于权力的核心位置。

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均来自有特权的精英阶层，这种情况是不可避免的。在当时



外科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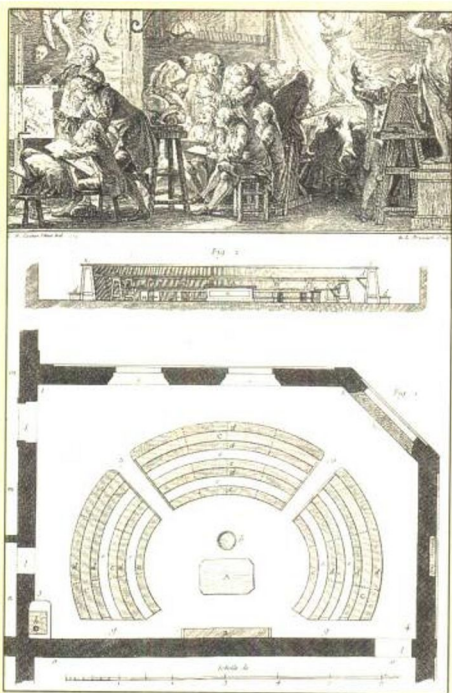
内科学

只有贵族或富有的中产阶级成员才有闲暇去自我陶冶,才有财力去买书,并到国外旅行以扩展其眼界。但是知识分子所讨论的思想话题不久就传播开来,远远超出了原先狭小的范围。由于公共教育以不同形式进行扩展,从而使大部分平民学会了阅读。特别是在法国和英国,印刷的书籍空前畅销。此时法国的大多数成年人已具备基本程度的读写能力;而在英国,为满足公众贪婪的阅读需求,公共图书馆激增。

从伦敦和阿姆斯特丹到维也纳和米兰,印刷机都在飞速运转。在整个欧洲大陆上,奔涌着一股书籍和期刊的洪流。虽然那个时代的许多作家迎合几乎没有文化的群众,但是其他作家则把教育和传播知识作为己任。在英国,约瑟夫·艾迪生编辑了“旁观者”杂志,他夸口每期卖出3万份。他宣称其办杂志的目的是把哲学带出密室、图书馆和学术界,让哲学在俱乐部和集会中、在茶桌上、在咖啡馆中扎根。

一些杰出人物利用通俗文学的形式来发展其思想和理论。1733年,英国的亚历山大·波普出版了长诗《论人》。这首长诗分为四篇,每篇大约200-300行。这首长诗以英雄偶句体的形式,探索了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位置、理性的力量、节俭的作用和人类幸福的定义以及有关那个时代的其他主题。伏尔泰和卢梭都利用小说这个媒介来更广泛地传播其思想。1759年伏尔泰发表哲理小说《老实人》,仅在法国就再版了8次;而卢梭的短篇小说《新埃洛伊兹》,从1761年至1789年在法国共再版70次。这些著作及其译本传遍整个西欧。同时使读者大众也了解了它们的作者。

而丹尼斯·狄德罗编撰了规模宏大的《百科全书》,力图浓缩这个时代的智力成果。这部庞大的知识概略涵盖了启蒙运动涉及的每个学科。人类研究的所有方面,从哲学到农业、从木工业到外科学,在17卷本的正文中都有清楚的记录,而且全书还附有11卷整页插图进行图解。从1751年



讲授艺术

到1772年,这套百科全书共历时20载方才出版完毕。这期间狄德罗召集工匠和知识界精英,求得他们的帮助。当卢梭、德·霍尔巴赫和伏尔泰奋笔疾书时,其他人就忙于会见这个王国最出色的工匠,或者在描述工具和机器之前动手制造它们。《百科全书》对实际技能和理论学说给予同等强调,这是一个伟大的创新;同时它也体现了这一信条,即人类的所有成员都有权分

享人类的所有成果。

这些原则体现了对人类权利和机会的新观点。到18世纪末,这些新观点将转化为行动。在北美,英国的13个殖民地与宗主国分离,建立了美利坚合众国。1776年革命者们发布《独立宣言》,宣告从此脱离英国。宣言中充满了启发性的格言,这些格言涉及的范围很广,从政府责任的实际概念到每个人都有追求生命、自由和幸福的天生权利。但是这一宣言的实施要待八年战争之后。而此时这个新生国家中的权力关系却暴露了启蒙运动的局限性。北美大陆的原始居民被无情地赶入荒野,奴隶制仍然合法,只有一小部分男子享有选举权,全体女性被剥夺了选举权。然而在这个民主共和国中,宗教宽容、自我决定和公民权平等这些原则已经成为现实,而且这些思想的力量是不可阻挡的。

此后不久,旧世界也经历了自身的革命剧变。1789年在法国,对政府不满的资产阶级和被压迫的贫民共同推翻了软弱而专制的国王。君主制土崩瓦解后,启蒙运动的追随者上台执政。他们吸收了伏尔泰、孟德斯鸠和卢梭的思想,从而把不动情感的理性主义、广阔的历史观点和热情的社会理想主义融于一炉。革命的血腥过程及恐怖和骚动的岁月,也许已经使这些良师益友毛骨悚然,但是革命呼喊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却胜利地回答了一个世纪来探索的基本问题。



俄国的西化

1700年1月1日,从表面上看这是莫斯科一个典型的元旦。这天,散布在俄国首都的上千个金顶教堂都举办了盛大的宗教仪式,而且每个家庭都成为庆祝活动的布景。像往年一样,所有的人都举办家庭盛宴,并且用常青的松柏枝来装饰木屋。像往常一样,市中心红场成为国家庆典的中心。这一天,红场的商店全部关门。而在克里姆林宫高耸的白墙下,在圣巴兹尔大教堂奇异的尖塔和洋葱状的圆顶下,中午,俄国军队在此集结操练,只听得礼炮齐鸣、枪声阵阵。傍晚,像往常一样,一次壮观的焰火晚会把喜庆气氛推向高潮。

然而这些新年仪式不同于俄罗斯人以前所了解的新年仪式。平民大众并未感到自发的喜悦,但是在沙皇的命令下只得违心地进行庆祝。沙皇规定每个人在此日都要去教堂做礼拜;每个人都应当“彼此大声祝贺以表示他们的愉快”;同时沙皇还规定所有的房屋都要灯火辉煌,并且对外开放,大摆七日盛宴。人们虽然被动地服从沙皇的意志,但是他们心不在焉。因为他们信奉的宗教告诉他们,元旦不是1月1日而是9月1日,而且这一年是7208年而不是1700年。

在过去的诸多世纪中,俄罗斯人沿用东正教历法,把公元前5508年9月1日作为创世纪的日期,然后据此推算他们的年代。而现在沙皇却突然命令他们遵照西欧的儒略历体制。俄国教会中那些顽固的传统主义者向来以老信徒著称,他们对沙皇的这一决定感到特别震惊。他们论证地球不可能诞生于1月,因为蛇怎么能在冰雪覆盖的隆冬引诱夏娃去采摘树上熟透的苹果呢?然而他们的抗议是徒劳的。全俄罗斯的沙皇——年方27岁的彼得一世是不会动摇其信念的。他确信此时是把他的臣民推入现代世界的良机。

现代对沙皇彼得来说就意味着欧洲的。他在西欧进行了一次长达18个月的旅行,这是一位俄国统治者在和平状态下所冒的最大风险。之后他着手在俄国进行一系列残酷而激进的改革。这些改革试图摆脱传统的锁链,同时还要铲除那种狭隘的思想意识。这种思想意识想当然地认为,既然俄罗斯的1月份是冬天,那么世界所有地方的1月份都应该是冬天。

这样,当革命之风席卷西方世界时,俄国本身也经历了一次特殊的变形。俄国在18世纪出现了两位伟大的统治者,他们迫使俄国走出中世纪并且向前迈进,而不守常规并永不停顿的彼得只是这两位统治者中的一位。此后,德国血

从这幅骑马像的细节来看,叶卡特琳娜大帝像此前的彼得大帝一样,在其统治初始呈现出一种胜利者的姿态。而在她的统治下,俄国不仅要提高国家地位,而且要实现自由主义化。彼得使俄国获得了通往波罗的海的道路。同时他在西欧的思想和专门知识的帮助下,逐步建立了一支有效率的陆军、海军和官僚队伍。叶卡特琳娜为俄国的现代化和发展作出了同样的贡献。她建立学校和新的城镇,并不倦地倡导文化和科学。但是像彼得一样,她发现,在一个国土广大且不断扩张的国家,建立巩固的中央集权制的政府是一项艰难的任务,这种逻辑上的困境限制了她的成就。

统的俄国女皇叶卡特琳娜二世（1762 - 1796 年）是另一位同样杰出的统治者。她为彼得的进步思想注入了新的活力。彼得和叶卡特琳娜一起，把其难以驾驭的国家从一个半野蛮的国家变成一个头等重要的欧洲国家。

俄国在 1700 年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家。这块拥有广阔平原、森林和沙漠的土地，北达北冰洋，南至里海，西抵波兰边界，东濒太平洋。俄国的人口估计有 800 万，虽然少于法国的 1600 万，但是却远远多于一些更先进的国家，例如英国只有 500 万、瑞典和荷兰各有 200 万。然而若论政治影响、经济繁荣和技术进步，俄国却是欧洲最弱和最落后的国家。



到 18 世纪末，彼得大帝和叶卡特琳娜大帝，不仅在文化上而且在地理上，把俄国同西方拉得更近。本图把俄国新获得的疆土涂成桔黄色。在 18 世纪的前 25 年中，彼得夺取了波罗的海和亚速海的出海口。在 18 世纪的最后 30 年中，叶卡特琳娜取得了波兰的大片领土，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夺取了南亚和中亚的部分地区，而且向东扩张到阿拉斯加，1867 年俄国才把阿拉斯加卖给美国。现在俄国从东至西绵亘一万里。由于幅员辽阔且帝国内各民族存在巨大的差异性，这使中央集权政府的统治日益困难。以下各页的彩色版画是由德国艺术家 C·M·罗思绘制的，它们表现了俄罗斯帝国内各民族的差异性。

不论在地理上还是在政治上，俄国都是所有大国中最封闭的国家。瑞典封锁了俄国进入波罗的海的道路，奥斯曼帝国又扼住俄国通往黑海的道路，最终俄国只在白海有一个港口——阿尔汉格尔斯克，而这个港口每年至少有半年封冻。但是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封闭是俄国自己造成的。几个世纪以来，所有的俄国人被禁止出国旅行，以免他们被自由思想所毒害。同样，住在俄国的 3000 名外国人，自从 17 世纪中叶起就被隔离在一块地上，称为“德国郊区”，这块地位于莫斯科东北 3 英里处。

军事上，俄国同样是一头断爪的熊。到彼得统治时，俄国事实上不存在海军，而陆军又纪律涣散、装备极差。俄国常备军以“射击军”著称。射击军共有